

他的身体里有7个心脏支架

公安部反恐专家于天华因工作劳累突发疾病去世

大学毕业后的24年，于天华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“支架”：工作上，这位“青年专家”是中坚力量；朋友圈里，个人魅力让他成为大家交往的轴心；家庭里，他是顶梁柱。

工作强度大，经常不眠不休，让这座“支架”倒塌。2014年6月29日，在参加公安部“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专项行动”期间，于天华因工作劳累，在新疆乌鲁木齐街头突发疾病，抢救无效去世，终年47岁。

去世前，他身体里已被植入七个心脏支架。

一战成名

炸药没有被引爆，扬言炸公安部的男子最终被于天华劝服。那年，于天华28岁。

在山东临清老家，相识已久的邻居、朋友更愿意管于天华叫“保国”。保国是父母给他起的小名，他们希望家里的第二个男孩能保家卫国。

1990年，“保国”来到北京，进入公安部工作，实现了父母的愿望。5年后，这个年轻人在长安街一战成名。

1995年9月5日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闭幕。中午，一名男子浑身绑满爆炸物，劫持一辆出租车，闯到长安街的公安部门前，声称要见公安部领导，否则就引爆炸药。

在中国公安部门前要制造爆炸案，史无前例。此时，于天华正在楼内值班，情况紧急，他来不及请示上级，便靠近出租车，弯腰对男子说，“我是领导秘书，代表领导来谈判”。获得对方信任后，于天华钻进了出租车。

“不能让危险出在长安街。”事后于天华对同事说。他跟对方谈判，让出租车缓缓离开长安街，向南走。

出租车走走停停，与男子沟通也频出周折，车到南二环永定门附近，5公里路，走了两个多小时。

炸药没有被引爆，扬言炸公安部的男子最终被于天华劝服。那年，这位在刑侦局工作的小伙28岁。

在同事眼中，于天华是个细致的人，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事。朋友圈里，流传着一个他侦破爆炸案的故事。

1998年，某地发生一起蹊跷的煤气爆炸案：一栋三年无人居住的空置楼房，在水电已断的情况下，突发煤气爆炸，民警现场勘探数次仍不明爆炸原因。

有人将这宗神秘爆炸案通知了于天华。他翻阅材料，仔细询问房间里的一切物品。

于天华判断，该空置房屋内一定存在一部电话机，爆炸前，如果有人打通这部电话，电话机内继电器产生的火花，在遇到煤气浓度达到一定值的情况下，就会引发爆炸。

不少人觉得，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，何况于天华并未去过现场调查。但他认为，排除了所有可能后，爆炸原因只能是这个。

警方朝这个方向侦查，最终现场调查结果与于天华的判断吻合。这件事，让他在同事中有了“神探”的名号。

“他有特殊功能”

好朋友曾给于天华一个评价：“外星人”，“无论接了什么大案，都像打了鸡血一样，不用睡觉”。

不去现场就能做出精准判断，靠的是无数次出现场积累的经验。

2001年，江西万载县芳林村小学发生爆炸案，致42人死亡，27人受伤。事发后，于天华和其他专家现场侦查，迅速查明了爆炸点和爆炸经过。

调查结论遭到了质疑，有人认为，疑犯从哪里进学校，在哪儿引爆炸药这种细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查明。

在公安部任职的处级干部丁树茂回忆，当时于天华之所以敢确认爆炸点在教室第三排这些细节，因为他前后排查，反复顺着目击者回忆的爆炸犯行动路线走了好几遍，才得出结论。

官方材料中，于天华的身份包括反爆破、反劫机、反投毒专家，他参与侦破了一系列劫机案和150余起有影响的重大案件，“这些年，几乎每个重特大案件都有于天华的身影”。丁树茂说。

这些重大恶性案件，都曾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，比如大连5·7空难、北大清华爆炸案、新疆系列爆炸案、南京小汤山投毒案等等。

几个好朋友曾给于天华一个评价：“外星人”。

好友姜明认可这个评价，他与于天华父辈相识，自幼一起长大，印象中，老于“无论接了什么大案，都像打了鸡血一样，不用睡觉”。

2001年3月16日，河北石家庄发生连环爆炸案，致108人伤亡。于天华根据信息，判断“嫌犯很可能逃往广西、广东、海南”。

在追捕爆炸案嫌疑人时，姜明在两天内曾给于天华打过几次电话，第一次接通时，他在石家庄，没多久再打电话，天华已经开车跑到济南。到了半夜，“外星人”又赶到了广西，从广西又马不停蹄赶到了海南。

四五天内辗转四省，最终嫌犯果然在广西落网。姜明说，五天里，“华仔”合眼的时间加起来不过几个小时。

丁树茂有同样的记忆，新疆“7·5”事件期间，于天华被派到乌鲁木齐任副总指挥。丁树茂说，于天华在指挥期间，三天内只睡了三四个小时。

于天华毕竟不是“外星人”，那期间，他连续两次晕倒。警察，是一份在重大恶性事件处置中几天不眠不休的职业，他们会整夜地抽烟提神。但于天华不用，“我们都觉得他有特殊功能。”姜明说。

最年轻的反恐专家

2003年，36岁的于天华成为国家反恐爆炸专家中最年轻的一位。

从实战经历和理论思考，于天华几乎见证了中国反恐形势的每一步变化。

1993年，自河北唐山劫机案后，半年之内，中国连续发生20余起劫机案。劫机事件，成了当时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。

作为年轻专家，于天华接到了研究反劫机策略的任务。当时他把每一起劫机案件的资料都收过来，摞起的材料有几尺厚，他天天在那翻。

最后，在报告中，于天华提出了“严惩未遂作案人以示警戒、两岸谈判遣返劫机犯釜底抽薪、加强安检工作堵塞漏洞”等8条措施，并被中央领导和相关部门采纳，此后，劫机事件大幅减少。

官方材料显示，1997年，在劫机高潮过后，爆炸、投毒犯罪被列为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之首。

彼时，在反爆炸案件侦查中，于天华发现国内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相对不足，同时缺乏针对爆炸案件的规范性文件。

为此，他主持成立了侦破特大爆炸案件的专家团队，后来这支专家团队屡建奇功，被誉为“刑事侦查领域的国家队”。他又亲自组织专家，起草制定了《公安机关处置爆炸现场工作规范》和《爆炸、投毒敲诈专案侦查方案》。这两套方案，如今已成为目前打击此类犯罪的规范和纲领。

这个时期，于天华也才30多岁。

2003年，36岁的于天华接过了“国家处置爆炸恐怖袭击事件咨询组专家”的聘书，成为国家反恐爆炸专家中最年轻的一位。

从“反恐先锋”真正成为专家的，是他在反恐理论研究的贡献。全国爆炸装置研究实验室，投毒、爆炸案件数据库，都是于天华主持创建的，直到去世前，他还担任着两个国家级反恐科研课题的课题组长。

朋友圈里的“轴心”

走出家乡20多年了，老朋友们都觉得，于天华当了官，但他没变。

走出家乡20多年了，老朋友们都觉得，保国当了官，但他没变。

抽空回临清老家时，于天华总会去亲戚朋友家，“不能让人家觉得，我到了北京做官就不理老家人了”。姜明记得，保国曾在半夜十二点敲开朋友家门，只为了打个招呼说一声，“我回来了”。

于天华在新疆挂职公安厅副厅长，一次正在处理反恐案件，听闻朋友张明要在乌鲁木齐转机，他说：“你在机场等我忙完的，哪怕就几个小时，我也应该带你出来吃点羊肉串。”

张明觉得，于天华是副厅长了，又有案子要处理，这话也就是客套而已。但于天华真的开车到了机场，把他接出来再送回去，就是请他吃了几串羊肉串。

姜明知道保国累，工作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，如果说他还有业余爱好，那就只剩骑马了，“他的朋友圈头像，就是骑马时的照片”。

老同学们也熟知于天华的脾气，“谁去北京了，都得问问天华在不在，出来喝茶。”同学宁将军说，其实喝茶更多的是借口，更重要的是，想让他出来休息休息。

在此次赴疆参加专项行动出发前，于天华像往常一样，又在同学好友的微信群里“通告”：“我又去新疆出差了，欢迎大家来新疆找我玩”。

这次几个同学都去了，但参加的是于天华的遗体告别仪式。虽然仪式被要求“低调从简”，但闻讯赶来的人挤满了场馆，连门外都站了二三百人。

“我必须送老班长一程。”同学徐志超说。直到送别，同学们才觉得，于天华变了。

事业上、朋友圈里、家庭中，于天华都是当之无愧的“支架”。但极少有人知道，这几年，这个40多岁的身体里，被安装了7个心脏支架。

约4年前，于天华心脏出现问题。姜明去医院看望时，于天华千叮咛万嘱咐，“不要把我住院的消息说出去”。

当时于天华曾安慰同学，“我还年轻，不怕。”同学们都知道，“进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，须经过严格的身体素质



于天华：山东临清人。1990年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刑事侦查系毕业，在公安部刑侦局大案处（后为反恐处、爆炸恐怖案件侦查处）历任科级干部、副处长、处长。2009年至2011年，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，2012年任公安部情报中心副主任。

作为我国新一代反恐专家，于天华曾直接参与侦破20多起劫机案及“新疆系列爆炸案”、“石家庄爆炸案”等100多起有影响的恶性案件和中央交办的重大案件。曾四次荣立个人二等功，所领导部门多次荣立集体一等功。

考核，而考核表上，于天华的成绩是前几名。”

可惜大家的记忆，都停留在24年前。

2014年6月29日，于天华在乌鲁木齐街头步行时，突然昏倒。

起床的闹钟

好友姜明说，天华哥对得起所有人，唯独对不起自己 and 家庭。

工作压力大、强度高，熬夜不眠不休，摧毁了于天华的健康，同时也侵占了他的家庭生活。

姜明说，天华哥对得起所有人，唯独对不起自己 and 家庭。生前，于天华多次表示，自己最愧对老婆和孩子。

于天华的妻子是小他两届的师妹，姜明还记得两个人的恋爱时代：那时于天华刚到北京，住集体宿舍，师妹从沈阳来看他，于天华找到姜明，把女友安置在他的单身公寓，自己则骑着摩托车在长安街夜巡。累了，于天华回到姜明的公寓门前。“他当年傻乎乎的，居然跟我在门前台阶上坐一夜。”

就在出事之前，他的妻子刚做完乳腺癌手术没多久。于天华奔赴新疆时，妻子正在化疗。

为此，于天华多次表达过愧疚。他觉得，自己在生活上实在无法照顾家庭，只能通过别的地方尽量弥补。

姜明体会过于天华对家人弥补的方式。

一天晚上10点，姜明接到于天华的电话，“我想爸妈了，你陪我开车回去看看吧”。

半夜12点，姜明和于天华夫妇从北京出发，400多公里，凌晨5点多才回到临清老家。敲开门，和父母打个招呼，于天华躺下就睡了一会儿，起来赶紧开车往回赶，他要在中午12点前回到岗位。

7月4日，于天华的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，他83岁的母亲没见到儿子最后一面，考虑到老人的身体，大家约定好先瞒着她。

姜明以前常接到老人的电话，“你天华哥太累了，回家看我，打个招呼，直接躺下就睡，有时候他呼噜打得都憋不过气来，你帮我劝劝他，让他多休息休息”。

于天华的女儿，一定会记得父亲的电话。

她立志要考国外的大学。父亲的英语水平不错，可惜总出差，在新疆任职期间，他跟女儿约定，“每天老爸要给你打两个小时电话，帮你练口语”。

新疆与内地有两个小时的时差。那段时间，女儿刚起床，就会接到父亲的电话，她或许不知道，这是父亲估算着女儿的起床时间，把闹钟提前了两个小时。

（受访者要求，部分人名系化名）

综合《新京报》公安部网站